

# 元代全真教关于道教起源、分期的讨论及申论

张 广 保

**提 要：**关于道教起源及分期的问题，近年以来在道教研究界引起热议。这一问题意识不仅关涉道教，以此连带还涉及对道教精神的重新理解。本文以元代全真教对诸如道教起源及分期、道教与道家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展示道教历史上关于上述问题的看法，并指出应摆脱近代以来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对道教的理解，重新探讨道教的起源及分期。

张广保，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道教起源 道教分期 全真教 黄帝

近代以来，尤其民国以降，由于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遭受暂时的挫折，国人一度丧失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信。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学术界对中国精神传统的认知完全笼罩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之下，没有体察出中华精神传统的独创性。其典型表现就是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予以重新分类。其结果直接导致中国精神传统的肢解，完全割裂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对此，少数具有睿智的前辈学者已有清醒认识，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例如蒙文通（1894—1968）就曾以传统经学为例，论述经学之自成体系，不可以西方知识体系予以裁割：“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sup>①</sup>此外，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针对民国传统经学的衰落，也痛心疾首地指出：“自庚子乱后，吾国见挫于西人，即在朝在野守旧之徒，畴昔自信自大之念，已一旦丧失无余。是时思想界，一方面倾向排满革命，欲移植西方之民主制度于吾国；一方面根本诋毁固有学术思想。不独六经束高阁，且有烧经之说。”<sup>②</sup>又说：

“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蔽，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sup>③</sup>这都是非常有卓识的见解。可惜其时曲高和寡，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

学术界对道教历史的认知，也像人文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一样，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影响，以西方文化对宗教的定义为蓝本，从教义、教理、教规、教主、教堂、教仪等诸因素为标准，以检讨道教的起源，划定道教史的分期，进而判分道家、道教的关系。这一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漠视道教传统对教史起源的叙事，将道教的成立确定于东汉中后期，其典型的创始道派为五斗米道、太平道。不顾道教术道合一、体用一如的根本立教原则，强行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分割道教精神传统，将道家判为哲学，道教则归属为宗教。此种关于道教史的叙事模式在今天几成标准叙事，充斥国内外各种道教著述。这种对道教史的新认知并没有得到来自新史料的支撑，仅是根据西方的宗教观念来重新理解道教，充其量只有解释学的意义。

其实，孕育于中国文化大传统下的宗教，尤其是以道教、中国化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有

着与西方一神教很大不同的精神维度。不少学者都囿于西方文化传统对宗教的认知,只看到它的宗教信仰属性,看不到其中更重要的文化属性,看不到中国宗教信仰的人文性、此岸性、功效性,以至于认为宗教就等同于封建迷信。这种对中国宗教的认知是缺乏文化自信、以西方宗教观念来剪裁中国宗教的表现,其结果将导致文化虚无主义,是很不可取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讲三教,讲儒、释、道,这个教与西方对宗教的理解的“教”有很大不同,这个教的意思除了信仰意义上的宗教之外,主要承担政治、道德等社会教化之责,此即教化之道。与儒家、佛教相比,虽然同为中国社会中的教化之道,但道教还是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即它是以道为标识,以体道、证道为终极归依的一套综贯信仰、思想、仪式、法术、典籍为一体的独特教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宗教诸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相比,道教在神灵信仰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它既具有自己的神灵谱系,例如以元始天尊为主位的三清神谱,其神灵构成有主有次,层次分明,职事明确,绝非单一神灵崇拜,也非多神混同,杂乱无章。然而,道教又具有超神论的向度,《老子》第25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sup>④</sup>讲域中有四大,道居四大之首,四大最终都从属于道。庄子说道“神鬼神帝”,这就是说道是唯一、至上、最根本的终极存在,居于鬼神之上,元始天尊之所以是道教最尊位的神,乃是因为是道的化身。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道教又是超神论宗教,是以道为根本信仰的。这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宗教完全不同,与东方文化孕育的佛教较为接近。有神论与超神论的分判,表明道教的立教精神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的一神教。因为道是贯通神与人、灵与肉,统合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人与自然,指向一个具有连续性、整体性、贯通性的独特精神传统。而这是人类文明自石器时代以来的主流精神传统,相比之下,西方文明传统孕育的一神教反而是个特例。

因此,只有正确把握道教立教的独特精神,才能对诸如道教起源及分期、道教与道家的关系等问题有合理的认识。以下我们将以元代全真教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看看历史上前辈高道、士大夫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这或许有助于将道教的另外一个面貌呈现给我们。

## 一、元代全真教对道教起源、分期的认知

关于道教起源及分期的问题,近年以来在道教研究界引起热议。这一问题意识不仅关涉道教,以此连带还涉及对道教精神的重新理解、对道教区别于西方一神教传统的特点、道教与道家的关系、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处的地位等。道教自身对其起源的解释,以《魏书·释老志》的解释最为典型: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齐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sup>⑤</sup>

这里论列道教起源、道教教祖、帝王道教以及道教教义、经典、仪式、传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文中提到的道教教祖老子为先天地存在的道的化身,是一无生无灭、应世化现的神格。《魏书·释老志》对于道教历史的这一认知在道教内部具有深远影响,乃是道教界经典的教史叙事模式。

蒙元时期以全真教高道为主体,道教内外对诸如道教的起源、分期等关涉道教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其参与者在教内主要有毛养素、姬志真、李鼎、朱象先等教史家,在教外则主要有徒单公履、辛愿、宋子贞、赵孟頫等士大夫,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全真教的外护。这次讨论涉及的论题有道与教的分判,道教与法教,宫观、道士的起源,道教不同时期的特点等重要教史问题。虽然此次道教史大讨论并没有某一个特定的组织者,但讨论的确围绕上述问题意识来展开。当然蒙元时期全真教对这些道教教史问题的讨论并非仅仅出于对道教史的知识兴趣,其主要用意乃在使全真教这一新道教顺利接续道教的大传统。然而这次讨论的结果无疑反映时人对道教历史的独特认知,有些观点或许对我们今天重新

理解道教的历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全真教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 (一) 元代全真教论道教起源、分期

依据现存全真教文献、碑铭,全真第四代高道毛养素是较早对道教史提出系统看法者。毛养素(1177—1259),字寿之,道号纯素子。蒙古国时期曾被加封颐真冲虚真人号。元李国维专门为他撰写《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此文收入全真教史家李道谦所编《甘水仙源录》卷7。毛养素家族与全真教渊源很深,其祖父毛麾系马丹阳同学兼好友,并为几部重要全真教文集如《重阳全真集》撰写序言。毛养素师事丹阳法嗣田无碍,属马丹阳一系。他曾参与蒙古国时期《玄都宝藏》的编纂,对道教的性理之学有深刻领悟:“师于性理之学,克意终世,斯须无少间断,故能透脱融贯,全真正脉,其造之也不为不深。”<sup>⑥</sup>毛养素对道教的历史颇有研究。在撰于太宗十三年(1241)的《金莲正宗记序》中,他将道教的历史追溯至轩辕黄帝,并总结黄帝、老子以来,下至周、秦、汉、唐道教发展的历史,概括出各时段道教发展的特点。就中特别区分道与教的不同,以体用一对概念分判道与教:“道无终始,教有后先。或曰:道与教不同乎。曰:不同。湛寂真常,道也;传法度人,教也。道之为体,虽经无数劫,未尝少变。教之为用,有时而废,有时而兴。”<sup>⑦</sup>这是以体用来分判道与教,以道为体,以教为用。道体无动无变,湛然常寂。教则有兴有衰,有先有后。这其实已触及道家与道教的关系。论及道教之创始,毛养素认为应溯源至黄帝,以黄帝荆湖铸鼎作为道教创始的标志性事件。其云:“或曰:教之兴也,自何而始?曰:轩辕黄帝铸鼎之后,乘火龙而飞升太虚,然后知有长生久视之说。虽有其说,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下逮殷王武丁之世,老君示现于濂阳,东临魏关,西度流沙,演化者九百九十六岁,乃跨白鹿,升苍桧,超碧落,游玉京。虽有如此显异,而人犹颠顶而未知信向也。及汉天师张静应之出世也,亲受正一法录,战鬼狱而为福庭,度道士而为祭酒,其教甚盛,化行四海。继之以寇、吴、杜、叶,祛妖馘祟,集福禳灾,佐国救民,代天行化,历数十世,宫观如林,帝王崇奉。及正和之后,林天师屡出神变,天子信向,法教方兴,而性命之说犹为沉滞而未之究也。及炎宋之讫录,挺生重阳,再弘法教,专为

性命之说,普化三州,同归五会,以金莲居其首,东游海上,度者七人,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无为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更其名曰全真,易其衣而纳甲。”<sup>⑧</sup>这一段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毛养素勾勒的道教史将道教区分为道教与法教,道教源于轩辕黄帝,历七十二传,始至太上老君,然后再经汉天师正一之宏传,寇谦之、吴猛、杜子恭、叶法善之嗣续;而法教则始于北宋徽宗政和时期,高道林灵素是法教之代表。毛养素认为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实际上也是传承林灵素所开创的法教传统,不过全真教倡导性命之说,以九还七返之内丹学更新林灵素以来的法教传统。毛养素对道教历史的这一叙述很有创新性,为前此所未见,对蒙元全真教关于道教史的认知影响深远。就中尤其是对全真教史家姬志真的道教史观有很大影响。

姬志真(1193—1268),俗名姬翼,字辅之,自号紫微野人、夷山老人、知常子,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元廷宣诏赐予“文淳德懿知常真人”号。姬志真是蒙元时期全真教重要教史家,为金元时期全真教史的书写与编纂做出重要贡献。他传承郝大通、王志谨宗系,并于元世祖中统二年王志谨逝后,接任该宗宗主之位。生平著作除《云山集》见于《道藏》之外,另还有《周易直解》《道德经总章》《冲虚断章》《南华解义》,今均已佚失。《云山集》今存于《道藏》。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道藏》本《云山集》分为8卷,收入太平部。实际上这是一个残缺本。国家图书馆收藏并影印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李怀素所刻《云山集》,该版框高234毫米,宽161毫米,题5卷,现残存3卷,即卷3至卷5。这个版本的刊刻距离姬志真仙逝仅51年,比《道藏》本《云山集》早125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姬志真68岁,是年撰作《玄教袭明论并序》一文。该文《道藏》本《云山集》佚失,仅见于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李怀素所刻《云山集》。此文对道教史尤其是全真教史做了系统而独到的勾勒,是一篇很重要的全真教史文献。可惜此前学界研究全真教史时,均未提及此文。此文在建构道教史时,溯源于传说中的龙汉时期,文中称:“原夫龙汉纪初,玄中道祖,三洞启关。赤明而下,众真垂训,异代殊时,师师相授,明明相袭,浩浩万古。源源而来,以及于今。”<sup>⑨</sup>其“玄教袭

明”一语，即源于此，系指道教传承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玄教袭明论并序》一文叙述道教传承的历史，始于三皇时期。由伏羲时的郁华子，历神农时大成子，黄帝时广成子，颛顼时赤精子，帝喾时录图子，帝尧时务成子，商汤时锡则子，直到商武丁时的老子。这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份最古老的道教史建构，该文当源于令狐璋、史志经等人编著的《老子八十一化图》，也是继承自东汉以来道教一脉相承的太上老君变化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以“法篆符篆，祭醮斋科”概括汉唐道教，可谓独具卓识。又姬志真论述老子之后道教史，继承毛养素的看法，把道教史分为两大时段，即道教与法教两大不同的时段。道教始于秦汉以前，由老子——关尹子——亢仓子——辛文子——列子——庄子，此为传道袭真之教。两汉之际，道教变为法教。法教之传，肇始于全真教五祖之一少阳帝君，少阳帝君传正阳子钟离权，再传纯阳子吕洞宾，然后依次为刘海蟾、王重阳。这就是全真教的五祖。这与毛养素上述以北宋林灵素开法教之教统有所不同，更未提及自汉以来，道教的其它派别例如天师道。这说明姬志真更重视全真教独开教统的贡献，予以全真教在道教史中一个颇为独立的地位。我们再联系全真教在蒙古国时期李志常掌教期间曾被汗廷封为玄门正派，说明其时全真教是以道教正统自居的。此外，还有一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姬志真在《玄教袭明论并序》中列王重阳传承时，只依次列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玉阳、郝广宁，而未像稍前全真教史家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中列女真孙不二。这说明承自郝大通、王志谨一系的姬志真对早期全真教史的建构有自己独特的思路。

此外，蒙元时期全真教参与道教史讨论的还有最长寿的教史家虚舟道人李鼎（1186？—1298？），他传承刘处玄、宋德方法脉，撰有多通全真教碑铭，并系《全真大传》的主要撰写者。他在《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中对道教传承从全真教角度予以概述：

昔自玄元（老子）、文始（尹喜）契遇于兹，挾先天之机，辟众妙之门，二经（《道德经》《文始真经》）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襁褓，其余曲学小数，不可殚纪，使五千言

之玄训束之高阁，为无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sup>⑩</sup>

李鼎此处论及道教史重点在于以秦汉之方药、魏晋之虚玄、隋唐之襁褓概括各历史时期道教的特点。并认为全真教的创立具有返本开新，重新接续老子创立的清静淳朴之真源道统。据此他认为全真教在道教史具有绍承千载绝学的意义。这与上述姬志真高扬全真教的历史观可互相发明。

以上全真教史家均系出自原金朝统治区的北方全真教。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来自江南茅山的全真教史家朱象先对道教史的认知。他是元代少数有意识地对诸如道教宫观、道士发源等道教史问题进行思考的教史家。一虚子朱象先（1227？—1319？）原系茅山道士，南宋灭亡后皈依全真教，仁宗时出任古楼观大宗圣宫三洞讲师，并担任楼观说经台住持。他于仁宗皇庆二年（1313）撰作《大元重修泾阳县北极宫记》一文，此碑文对道教及宫观之渊源明确予以思考，并提出解答：“窃尝因是而思之，教曷从而兴乎？自黄帝问道于空同，教之所由生也。宫观曷从而兴乎？自尹喜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此宫观之所由始也。《关尹内传》云：‘穆王追访草楼真迹，为建楼观，度道士七人，此为道家者流之权舆欤？’以是而言，曰教、曰宫、曰道士，其来远矣！……谓（道教）盛于近代则可，谓始于近代则非也。”<sup>⑪</sup>朱象先在此也像上述北方全真教史家一样，将道教的创始溯源于黄帝。他还征引《关尹内传》所记穆王访草楼真迹以建楼观并度道士之载述，认为制度化道教宫观、道士应始于周穆王（前1054—前949）之时。而活跃于北宋哲宗朝（1085—1100）的高道贾善翔编《犹龙传》考索道观起源，将其溯源于黄帝：“（广成子）又传《二仪真形图》与帝（黄帝），帝受讖，乃置像于高观，以异香名花，千珍万宝，晨夕供养，虽后妃宰辅，莫得睹焉。观之上常有异色云气，加之天香芬郁，谓之道观。道观之号，自兹始也。”<sup>⑫</sup>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朱象先讨论宫观、道士的由来，这就涉及到制度化道教的起源。

## （二）元代士大夫论道教起源

众所周知，蒙元时期全真教史的书写、建构除全真教史家充当生力军之外，不少亲近全真教的士大夫如徒单公履、元好问、王鹗、宋子贞、

徐琰等也积极参与。从这方面看,全真教之所以能在金元异军突起,与这些教外的外护大力支持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接近全真教的士大夫也不约而同在所撰全真教碑铭中探讨道教起源诸问题。而他们对此问题的解答又受到流行于北方的蜀学尤其是苏轼对道教史认知的影响。

金末经义进士、曾任世祖忽必烈翰林侍讲学士的徒单公履,为丘处机高徒、十八大士之一的潘德冲撰写《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此文被收入李道谦所编全真教史名作《甘水仙源录》卷5。在这篇碑铭中,徒单公履对道教的发端及演变历史予以勾勒:

自黄帝问道于广成,而神仙之说始兴。老氏跨殷历周,以道德五千言推极要妙,其教被于万世。降秦及汉,代有显人,安期、赤松、张道陵之流,或出而不常,神奇之征,昭揭于世人之耳目者,非一事也。涉魏晋隋唐以来,蛻迹圖器,凝神碧落者,其名不可殫纪。<sup>③</sup>

此文虽然是阐述神仙家的演变,然而看得出他眼中的神仙家与道家是一回事。与上述全真教史家一样,他也将道家的发端溯至黄帝。在金元文人中,持这种看法者绝非只有徒单公履一人,而是金元文士拥有的对于道教史认知的一种共识。如女几野人辛愿(?—1231)在其所撰《大金陕州修灵虚观记》也有相似的说法:

谨按道家源于黄帝、老聃,至列御寇、庄周氏,廓而大之,乃与孔子之道并立,为教于天下而不废。盖其一死生,齐物我,会群有于至虚,而取其独为最妙者,而其秕糠之余,犹降而为天地神明内圣外王之业。<sup>④</sup>

相形之下,元朝名臣、曾出任世祖朝平章政事的宋子贞(1185—1260)则相对谨慎地推老子为道家之祖。在他撰作的《顺德府通真观碑》中,他论述说:

夫道家者流,推老氏为始祖。老氏之教,主之以太一,建之以常无有,以冲虚恬淡养其内,以柔弱谦下济其外,盖将使人穷天地之始,会万物之终,剖心去智,动合于自然。以之修身则寿而康,以之齐家则吉而昌,以之治国平天下则民安而祚久长,非有甚高难行之论,幻怪诡异之观也。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襁褓,

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以为无用之具矣。<sup>⑤</sup>

在此文中他也是以秦汉之方药、魏晋之虚玄、隋唐之襁褓等概述各期道教的特点。这与上述全真教史家李鼎的描述如出一辙。

以上诸人均生长于原金朝统治区。接下来我们看看来自南宋的士大夫是如何看待道教起源及分期的。我们以赵宋宗室、在元代享有盛名的赵孟頫(1254—1322)为例。他在《重建万寿宫记》一文中也对道教的起源、各期的特点作了勾勒:

道家者流,出于黄帝、老子,以清净虚无为宗,颐神养性为事,长生久视为著效,神仙飞升为极致。自秦皇、汉武,闻方士之说,问蓬菜之津,求不死之药,举世核然玄风。厥后其徒支分派别,为符篆,为斋醮,为炼丹石,为饰土木,抑皆事乎其末。<sup>⑥</sup>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将黄老以下道教区分为符篆、斋醮、金丹等派别。其对道教历史的认知与上述金统区士大夫并没有太大不同。那么为什么在南北隔绝的时代,士大夫对道教历史的认知呈现惊人的相似?他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对此,我们认真研究之后,发现应与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1101)对道教历史的认知密切相联。在传世名篇《上清储祥宫碑》中,苏轼对道教的历史及其与儒家的关系作了经典的论述:

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应物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自秦汉以来,始用方士言,乃有飞仙变化之术,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之纪,天皇、太乙、紫微、北极之祀,下至于丹药奇技,符篆小数,皆归于道家。学者不能必其有无。然臣尝窃论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sup>⑦</sup>

东坡在此首先将道家的历史追溯至黄帝,虽然他也以本末区分黄老之道与方士之言,但毕竟承认丹药奇技、符篆小数也归属于道家。这就实际上将道家等同道教。可见中国传统士大夫对道家、道教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刻意予以分别。苏轼对道教的这一论述对北宋以后士大夫有关道教的认知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他们不少人在学习作

文时都有规摹苏文的经历。

## 二、黄帝为道宗

由上所述我们得知,蒙元时期无论是全真教史家还是士大夫,普遍都将道教的开端溯至黄帝。这一对道教起源的认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知识阶层一度丧失对自己精神传统的自信,出现矮化传统、质疑古史的思潮。在此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历史叙事受到嘲笑,中国古代的历史被大大缩短,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一律被判为神话人物。如此,道教创始于黄帝自然也是神话叙事,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今天当大量古代文明遗址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等被挖掘出来,我们再也无法无动于衷,应该重新评估中国传统历史叙事。而道教由于师徒秘密传授的原因,保存更多的私人授受传统,因而传承了不同于正史的史源。因此,我认为讨论上古历史时,更应该借鉴道典的叙事。道教的确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保存其中最古老的部分。

南宋道教教史家陈葆光在其所撰《三洞群仙录》曾言“盘古物祖,黄帝道宗”<sup>⑧</sup>,称黄帝为道宗。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普遍承认战国时期曾存在黄老学派,只不过认为该学派托名黄帝。那么道经关于黄帝与道教的叙事具有何等独特视角,其与正史、外典的记载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先看正史的记载。

《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下依次为颡顼、帝喾、尧、舜。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笔下的黄帝形象虽然主要呈现为人帝,但已颇关涉神仙之事,与修道长生颇相关联。如其文中说:“(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sup>⑨</sup>

又《史记·封禅书》也记述黄帝骑龙上天的传说,其文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黄帝得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sup>⑩</sup>

司马迁记载黄帝骑龙上天之事,重点关注黄帝铸鼎、骑龙等事件。按司马迁在撰写《黄帝本纪》时,曾游历相传为黄帝的遗迹,并有选择地采纳有关黄帝的口传历史。其关于黄帝铸鼎成仙之事,在后世持续受到关注。如三国曹植《黄帝

三鼎赞》曰:“鼎质文精,古之神器;黄帝是铸,以像太一。能轻能重,知凶知吉,世衰则隐,世和则出。”<sup>⑪</sup>又晋曹毗《黄帝赞》亦云:“轩辕应玄期,幼能总百神,体炼五灵砂,气含云露津。殄石曾城岫,铸鼎荆山滨,豁焉天扉辟,飘然跨腾鳞。仪辔洒长风,蹇裳蹑紫宸。”<sup>⑫</sup>马嘯《绎史》引《汉书》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引《鼎录》说:“金华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中如十石瓮。作龙腾云,百神螭兽满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sup>⑬</sup>这都是将鼎视为通天神器,似乎鼎并不仅是合炼外丹的器物。

司马迁之后,班固在《汉书》中也记载黄帝修仙之事。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西汉以前诸子百家多尊黄帝为宗,其著书往往依托黄帝。例如道家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君臣》10篇、《黄帝泰素》20篇;小说家有《黄帝说》40篇;阴阳家有《黄帝十六篇》;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33篇;历谱家《黄帝五家历》23卷;五行家《黄帝阴阳》25卷;杂占家《黄帝长柳占梦》11卷;医家《黄帝内经》18卷;房中家《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神仙家《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sup>⑭</sup>

关于黄帝的种种神异之迹,外书中除上述《史记》《汉书》所述外,出于西汉哀、平以前的纬书也多有记载,不过纬书多记黄帝感生、受图(即河图洛书)、玄女授符等事。<sup>⑮</sup>另外现存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也记载黄帝学仙升天之事,该书《上古天真论篇》说:“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sup>⑯</sup>《黄帝内经》还记载黄帝从岐伯、雷公、鬼臾区等学习摄生、医病之道。由此可见,正史、外典广泛记载黄帝修习仙道,传承各种方术。总之,一致肯定黄帝与神仙家具有密切关联。

我们再来看看道家的知识传统关于黄帝修道的叙事。我们发现道书系统关于此事传达的信息远较外书中丰富,就中重点突出黄帝修道证仙的叙事内核。《庄子》一书最先记载黄帝师承广成子修道。此书《在宥》《天地》等篇都载述黄帝修道所经历的艰苦历程。其中《在宥》篇载述的“黄帝问道于广成”是一例经典记载,在后世为世人所乐道,成为道教史中帝王修道之经典

佳话。

又东晋高道葛洪在其所撰名作《抱朴子内篇》中,对黄帝与道教的关联作了总结性的论述。在《抱朴子内篇》之《地真篇》《极言篇》中,葛洪综合东晋以前道典世籍中有关黄帝求道的各种载述,从而对黄帝与道教的关系作了一次总结。其《地真篇》云:

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劬召万神;南至负陇,荫建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干之华,饮丹峦之水;西亢中黄子,受九茹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受《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金诀记》;到峨眉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sup>⑥</sup>

这里提到黄帝传道之师除广成子外,还有紫府先生、中黄君、大隗君、黄盖童子、天真皇人等;所受道经有《三皇内文》《九茹之方》《自然之经》《神芝图》《神丹金诀记》等。

又《抱朴子内篇·极言》更广衍其说,称黄帝:“入金谷而谕涓子,论导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sup>⑦</sup>这是将房中、推步、占候、中医、外科、兵法、风水、厌咒等古代各种方技之术都与黄帝牵联起来,如此则黄帝就成了古代世界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极言篇》还征引《神仙经》,称黄帝与老子奉事太乙元君,受外丹要诀,引《荆山经》《龙首记》记黄帝因服神丹而骑龙升天等。这些都是外典、史籍中没有提到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葛洪上述记载,是全然向壁虚构,还是另有史源依据?对此,我们仔细推敲《抱朴子内篇·遐览》,发现其中载录的道经很多都不见于正史《艺文志》的著录。这说明道教经籍的传承自有其统系,并不完全归属正史著录系统。因此,对道典所记黄帝修道证仙之事应予以重视,不能只简单判为神话叙事。当然,其中肯定也有附会之说。

依据现有资料,唐王瓘所撰的《广黄帝本行记》是现存最全面的一种记载黄帝修道成仙的传记文献。此书收录于《道藏》<sup>⑧</sup>。又《云笈七籤》卷100《纪传部》收录的《轩辕本纪》即系转录此文,略有变动,文前并有北宋真宗皇帝御制

《先天纪叙》。此外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1亦载有一种黄帝传记,大体也是以此文为基础予以改写。由此可见王氏这部书在道教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虽然此书只录黄帝修道部分,然据《七籤》本可知此书原先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述黄帝施政理国之事,尤其注重载述黄帝的各项文化创造,诸如服牛乘马、筑宫室、建城邑等。其取材可以考出源于《庄子》《史记》《列子》《世本》《帝王世纪》《黄帝内经》、纬书等各种文献。作者将散见于唐以前诸书有关黄帝的记载综合起来,使之条理化。第二部分着重载述黄帝寻真修道之事,系综合《庄子》《山海经》《列仙传》《神仙传》《抱朴子内篇》《遁甲开山图》及各种道经有关黄帝的记载。可以看出,他采用了《抱朴子内篇》之《极言》《地真》的主体叙事,予以补缀,追记唐以后传世的《阴符经》,综合《列仙传》《神仙传》的相关叙事,这样就将本来互不关联的叙事,揉合成一整体,从而最终完成一个完整的有关黄帝本行的叙事。

考之于道典,葛洪、王瓘有关黄帝修道证仙之叙事都是有来历的。道教文献中,将黄帝与炼丹之事相联,最迟应始于东汉,《正统道藏》收录一种名为《黄帝九鼎神丹经诀》的典籍,共20卷,论者均谓首卷出于东汉之前,是《道藏》收录出世年代最早的外丹文献之一。此书卷首称黄帝受还丹之道于玄女,丹成服之登仙。《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云:“黄帝受还丹至道于玄女。玄女者,天女也。黄帝合而服之,遂以登仙。”<sup>⑨</sup>又云:“黄帝以传玄子,诫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得一足仙,不必九也。”<sup>⑩</sup>

《抱朴子内篇》引用《荆山经》《龙首记》,也称黄帝系服丹登仙。此外葛洪之前西晋崔豹《古今注》也认为黄帝系服丹之后,神龙下迎而升天。<sup>⑪</sup>这些记载都说明至少在晋以前,民间已广泛流传黄帝合炼外丹、服之升天的传说。

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籤》卷100“纪”,系摘录唐代王瓘《广黄帝本行记》,此书记载黄帝于鼎湖铸鼎炼丹之事,并考证出炼丹具体地点:“黄帝铸鼎于此,旧曰鼎州弘农郡,《地理志》云,冯翊怀德县南之荆山是也。是鼎神质文精也,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黄帝炼九鼎丹服之。逮至炼丹成后,以法传

于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诚之。帝以《中经》所纪，藏于九嶷山东，号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玉字，黄帝之遗讖也。夏禹得之，亦仙化去。又云藏之于会稽覆釜山中也。”<sup>③</sup>

又称婺州金华县缙云山也有黄帝炼丹的遗迹：

黄帝往练石于缙云堂，于地炼丹，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是曰缙云，因名缙云山。在婺州金华县，一云永康县也。<sup>④</sup>

据汉刘向《列仙传》所记，黄帝还修尸解之道。《抱朴子内篇·极言》引《列仙传》说：“黄帝自择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还，葬于桥山，山陵忽崩，墓空无尸，但剑舄在焉。”<sup>⑤</sup>又北周出世的《无上秘要》广引六朝以前道书，堪称“小道藏”，亦称黄帝修剑解法得道，其书云：“黄帝轩辕姓公孙，行步纲之道，用剑解之法，隐变桥陵，驾龙玄圃，乘云阆风，得道。”<sup>⑥</sup>

有趣的是，唐以前道教还给成仙之后的黄帝安排不止一种仙位。此种安排依经典所属宗派的不同亦呈现差异。如《中山玉柜服气经》称黄帝为“大黄帝君”<sup>⑦</sup>，称太一真君以《玄元内景气诀妙经》授大黄帝君。又《云笈七籤》卷64之《金丹诀部》称黄帝为“太极元真帝君”，玄女、元君授黄帝外丹合炼术。<sup>⑧</sup>另外同书卷100引《轩辕本纪》称黄帝上仙后，“升天为太一君，其神为轩辕之宿，在南宫”<sup>⑨</sup>。这些都是唐以前道经授予黄帝的各种不同仙位。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南北朝道经中，三洞中的每一洞述其授受源流时都列黄帝为本宗经书的重要传人，其中尤以洞玄灵宝、洞神三皇为甚。兹分述如次：

首先，洞真部。《云笈七籤·三洞经教部》记襄城小童授轩辕黄帝《七元六纪飞步天纲》之经<sup>⑩</sup>，此经即南北朝上清一系主要经典之一。

其次洞玄灵宝部。同书引南北朝以前出世的《四极盟科》说：“洞玄经万劫一出，今封一通于劳盛山。昔黄帝于峨眉山诣天真皇人，请灵宝五芽之经；于青城山诣宁封真君，受灵宝龙蹠之经。”<sup>⑪</sup>这说明黄帝在灵宝系经典的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同书卷3又称元始天尊及众仙真下降，授黄帝《灵宝五符真经》，帝乃依文解义，造作宫殿城台，制作礼乐。<sup>⑫</sup>这就进一步认为黄帝的各种发明制作都源于灵宝等三洞经文的启示。又元陈致虚《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序，

认为灵宝部的核心经典《度人经》上卷亦经黄帝传承：“寻详是经，元始天尊于龙汉初、天地始分，玉字且出，乃撰此经。时以紫笔书于空青之林，字皆广长一丈，以授玉晨道君。玉晨授玄一真人，玄一授天真皇人。皇人细书其文，以为正音，秘而藏之。轩辕时，皇人与太清三仙王会峨眉山，黄帝再拜问道，皇人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并《度人经》上卷。黄帝修之上仙。”<sup>⑬</sup>

最后洞神一系。其核心经典是《三皇内文》，又称《三皇经》，或《三坟》。《云笈七籤》卷6引晋鲍靓《序目》说：“《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所受之书也。作字似符文，又似篆文，又似古书。”<sup>⑭</sup>前引葛洪《抱朴子内篇》就提到黄帝过风山，紫府真人授《三皇内文》。然而道经又说“黄帝登南霍山，有朱灵神人以《三皇内经》授”<sup>⑮</sup>。

### 三、黄帝家族与帝王道教

与史籍不同，南北朝道经还记载了黄帝后嗣修道成仙之事。按《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25子，得姓者14人，五帝中的其他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后嗣。另外大禹为三王之首，亦系黄帝之后。正史外典中很少有他们修道活动的记载，只有与道教密切相关的讖纬书，间或提及。然而道经却记载不少他们修道传经的经历。北周出世的《无上秘要》载帝颛顼受道经之事云：“玄帝颛顼，黄帝之孙，游行四海，埋宝鼎于洞山，受灵宝五符得道。”<sup>⑯</sup>又同书载黄帝曾孙王子“受《灵宝五符》，又诣钟山受《九化十变之经》，以隐遁日月，游行星辰，修剑解之道”<sup>⑰</sup>。《云笈七籤》卷6《三洞经教部》称九天真王下降牧德之台，授帝喾《灵宝经》，“帝行之得道，遂封秘于钟山”<sup>⑱</sup>。同书卷3《灵宝略记》亦载此事。<sup>⑲</sup>《太上灵宝五符序》亦述黄帝曾孙帝喾于牧德之台受《九天真灵经》《三天真宝符》，帝喾不能明了天书经义，于是将其埋藏于钟山之下：“其时有天人神真之官降之，乘宝盖玄车而御九龙，策云马而发天窗，自称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并执八光之节，佩景云之符，到于牧德之台，授帝喾以《九天真灵经》《三天真宝符》。……然其文繁盛，天书难了，真人之言，既不可解，太上之心，众叵近测，自非上神启蒙，莫见发髣。是以帝喾自恨其才下，徒贵其书而不知其向。帝喾乃祭天帝北河之坛，藏于钟山

之峰，封以青玉之匱，以期后圣有功德者令施其幽滞。”<sup>③</sup>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颛顼、帝喾传授的都是洞玄灵宝系的经典。这说明灵宝派强调本系经典传承的帝王法系。此外，据灵宝系经典记载，三王之首的大禹也传承灵宝派经典，并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得到《灵宝五符经》的启示。

《云笈七籤》卷3《灵宝略记》载大禹于治水时在阳明洞天感降太上，获授《灵宝五符经》，禹以之治水，檄召万神，开山疏浚，遂大获成功，“后得道为太极紫庭真人”。<sup>④</sup>又称大禹：“乃巡狩于钟山，祀上帝于玉阙，归洪勋于天后，还大成于万灵。然后登彼玄峰，于绣岭之阿，琼境之上，忽得此书（《灵宝五符经》）。禹乃更恭斋罄林幽岫，请奉佩身。真人告禹曰：汝功德感灵，天人并助，而年命向雕，峻矣哉。乃口诀以长生之道，示以真宝服御之方，分橐而别。还乃计功劳于会稽之野，召会群神于东越之山。是时四气温隆，清风既鼓，玄功妙畅，虚心内治。思退身以灭迹，惟藏景于幽绪，睹九天之灵奥，观三天之宝囿，动以全生为大顺，静以舍精为久视，上览天经，幽而难缕，下愍群生，不知其纪，乃复凤翔南山，龙峙海岛，更撰真灵之玄要，集天宫之宝书，差次品第，分别所修，行五色定其方面，名其帝号。”<sup>⑤</sup>据文中提到“更撰真灵之玄要，集天宫之宝书，差次品第，分别所修”云云，则禹王不仅传承道经，还撰作整理道经。

灵宝经还引孔子答吴王阖闾之语，称大禹所得灵宝经系传承黄帝、帝喾等所藏。据此再联系上引颛顼受灵宝五符得道之载述，那么按灵宝系道经所记，则自五帝之黄帝、颛顼、帝喾，直至三王之大禹，存在一个帝王道教传承的法脉：“昔夏禹治水，拓平山川，功举事讫，巡狩于钟山之阿，得黄帝、帝喾等所受藏，上三天太上灵宝真经。后游会稽，更演解灵宝玄文，撰以为灵宝文，藏一通于名山石碣，付一通于水神，当有得道道士，得之而献王者。”<sup>⑥</sup>

至于尧、舜，道书也记载他们传承道经，不过不是灵宝系经书，而是其它道派的经书。《云笈七籤》卷3《灵宝略记》载虚无先生传唐尧《正一经》。<sup>⑦</sup>最后帝舜，《太上老君开天经》说“帝舜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尹寿子，作《太清经》”<sup>⑧</sup>。我们再联系六朝高道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将历史中的人间帝王列入神仙谱系

诸如在第三左位列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夏禹、周穆王，<sup>⑨</sup>第七左位列夏启、周文王、周武王、齐恒公、晋文公、秦始皇、汉高祖、魏武帝、晋宣帝等。<sup>⑩</sup>据此可知，对于帝王传承道教，上清派也是认同的。<sup>⑪</sup>灵宝经对于帝王传承道经的记载，在其后道教中也还有沿袭。唐末高道杜光庭在《太上黄箓斋仪》卷52开列出一份更为全面的帝王授受道经名单：

老君授黄帝《道德经》  
天真皇人授黄帝《三一经》《龙蹯经》  
老君授颛顼《微言经》三十卷  
老君授天老《天元经》  
老君授帝喾《黄庭经》五十卷  
老君授帝尧《玄德经》  
老君授帝舜《政事离合经》  
老君授夏禹《德戒经》  
老君授殷汤《长生经》四十卷  
老君授文王《赤精经》  
老君授武王《虚无经》  
老君授昭王《八天隐文经》  
老君授宋王《六甲经》  
老君授始皇《鬼林经》<sup>⑫</sup>

我们看到杜光庭的这份帝王传授道经名单除五帝三王之外，又增加后世的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昭王，直至秦始皇。

这些都是道经中载述的黄帝家族修道成仙之事。其中可以看出，在道教各派中灵宝派最热衷于在黄帝家族与道教之间牵线搭桥。

## 结 语

道教渊源悠久，以独特的叙事保存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集体记忆，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宗教，它对“教”、“神”等宗教基本问题的理解与西方一神论宗教有着很大不同。道教思想在世界观、物质观、生命观方面具有整体性、连续性、贯通性及有机性等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对道教存在的独特性有深刻理解，才能正确解答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神仙家的关系，进而探讨道教的起源等道教史问题，真正走出全盘西化的阴影，从而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传统自信。

（责任编辑：首之）

①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经史抉原》，

- 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49—150页。
- ②③ 熊十力著：《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 ④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4页。
-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北齐]魏收撰：《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3048页。
- ⑥ [元]李国维：《颐真冲虚真人毛尊师蜕化铭》，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35页。
- ⑦ [元]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序，《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3册第34页。
- ⑧ [元]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序，《道藏》第3册，第343页。
- ⑨ [元]姬志真撰：《玄教袭明论并序》，《全元文》卷49，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册第50页。
- ⑩ [宋]朱象先撰：《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道藏》第19册第555页。同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道家金石略》，第552页。
- ⑪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道家金石略》，第747页。
- ⑫ [宋]贾善翔撰：《犹龙传》卷2，《道藏》第18册第11页。
- ⑬ [元]李道谦撰：《甘水仙源录》卷5，《道藏》第19册第761页。
- ⑭ [元]李道谦撰：《甘水仙源录》卷9，《道藏》第19册第803页。
- ⑮ [元]李道谦撰：《甘水仙源录》卷10，《道藏》第19册第580页。
- ⑯ [元]赵孟頫撰：《重建万寿宫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596，第211页。
- ⑰ 《上清储祥宫碑》，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道家金石略》，第295页。
- ⑱ [宋]陈葆光撰：《三洞群仙录》卷1，《道藏》第32册第235页。
- ⑲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一》，[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6页。
- ⑳ 《史记》卷28《封禅书第六》，[汉]司马迁撰：《史记》，第4册第1394页。
- ㉑ [清]严可均编：《全三国文》卷1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46页。
- ㉒ [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5页。
- ㉓ 《绎史》卷5《黄帝纪》，[清]马骥撰：《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9页。
- ㉔ 《汉书》卷30《艺文志第十》，[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册第1779页。
- ㉕ 见《绎史》卷5引《龙鱼河图》等纬书，第34页。
- ㉖ 《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卷1，《道藏》第21册第3页。
- ㉗ [晋]葛洪撰：《抱朴子内篇》卷18，《道藏》第28册第243页。
- ㉘ [晋]葛洪撰：《抱朴子内篇》卷13，《道藏》第28册第219页。
- ㉙ [唐]王瓘撰：《广黄帝本行记》，《道藏》第5册第32页。
- ㉚⑩ 佚名撰：《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道藏》第18册第795、795页。
- ㉛ 详见《绎史》卷5引崔豹《古今注》：“世称黄帝炼丹于崑崙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第69页。
- ㉜③④⑨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100，《道藏》第22册第683、682、683页。
- ㉝ [晋]葛洪撰：《抱朴子内篇》卷13，《道藏》第28册第219页。
- ㉞④⑤⑦《无上秘要》卷84，《道藏》第25册第244、244、244页。
- ㉟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60《诸家气法部》，《道藏》第22册第416页。
- ㊱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64，《道藏》第22册第446页。
- ㊲④①④④⑧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6，《道藏》第22册第32、32、33、32页。
- ㊳④⑤④⑨⑤②④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3，《道藏》第22册第12、17、12、12、12、12页。
- ㊴《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序，《道藏》第2册第393页。
- ㊵《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道藏》第6册第315页。
- ㊶ 同上。又《云笈七籤》卷3《灵宝略纪》：在昔帝尝时，太上遣三天真皇灵灵宝五篇真文以授帝尝，奉受供养，弥其年稔，法策传于世。帝尝将仙，乃封之于钟山。钟山在西北弱水之外，山高万五千里。至夏禹登位，乃登山巡狩，度弱水，登钟山，遂得帝尝所封灵宝真文。于是奉持出世，依法修行。禹唯自修而已，不传于世，故禹得大神仙力，能凿龙门，通四渎。功毕，川途治导，天下又安。乃托尸见死，其实非死也。
- ㊷ [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籤》卷2《混元洞开辟劫运部》，《道藏》第22册第10页。
- ㊸⑤⑦⑧ [梁]陶弘景撰：《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道藏》第3册第272、272、272页。
- ㊹《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21《历代圣人神仙所受经》，《道藏》第9册第510页：《玄中大经》（上三皇），《太素经》（中三皇），《开元经》（中三皇），《金阙秘经》（下三皇），《摄提本经》（稷三皇），《元阳经》（伏羲），《元精经》（神农），《安神经》（祝融），《道德经》（黄帝），《微言经》（颛顼），《天元经》（天老），《黄庭经》（帝尝），《玄德经》（帝尧），《政事离合经》（帝尧），《德戒经》（夏禹），《长生经》（殷汤），《赤精经》（文王），《虚无经》（武王），《八天隐文经》（昭王），《出塞经》（以下六经并尹喜受），《西升经》《元阳经》《道德经》《内解经》《九室经》，《卫生经》（南荣），《六甲经》（宗王），《鬼林经》（始皇），《太平经》（干[于]吉），《王诀九千篇》（以下四品张天师受），《符图七千章》神呪四十首，《科律教戒一千二百卷》（寇谦之），右诸经并老君授。